

## 华龙洞前遐想东至人

此地况味如王羲之《兰亭序》里所云：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胡竹峰

## 两次发稿的经历

有一次，我们白天在贵州省仁怀县茅台镇，采访了红军当年渡赤水河的故事。匆匆用过晚饭，我就趴在床沿上，用笔记本电脑写好了新闻稿。

■欧福泰

今年9月，我参加了嘉兴民间旅游考察团，赴新疆进行文化旅游考察。考察团赵团长不愧是当过领导的，每个团友都分配了任务，有点菜的，有收钱的，也有分发住宿牌的。我的任务则是负责本次行程新闻报道，发到朋友圈中，通过朋友的转发，让更多的嘉兴人知道我们这次行程的收获与快乐。

## 遇见书香

全国民间读书会还汇聚了一批活跃的学者、编辑、作家、藏书家、地方文史专家、图书馆从业人员和阅读推广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交流中，我才真正开始学习读书、写文章、编刊和做出版。

■夏春锦

我最早是通过东莞的《悦读时代》了解到国内读书民刊的发展现状的，继而又通过天涯博客和其他几种民刊了解到全国民间读书会存在。

据个人日记的记录，2011年10月

## 母亲的微笑

做人不能嘴短，图一时省力，这样是要吃亏的。

■夏永军

清晨，我出门上班，走至小区门口，看见一阿婆牵着小女孩走过来，听见阿婆对小囡说，刚才那位蔡阿姨，你往后碰到要叫的。小囡嗯了一声。我朝祖孙俩背影微笑着。

我忽然想到小时候，有无数次，母亲

去华龙洞。

华龙洞在江南，详细一点说，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尧渡镇汪村。

华龙洞的得名，是因为出土了古人类化石，有额骨、头骨、下颌骨、牙齿、肢骨二十余件，更有一件近乎完整的头骨化石，与现代人非常接近，学界称为东至人。华龙洞还出土了大量石制品、骨制品和几十种哺乳动物化石，有猕猴、褐熊、豪猪、黑熊、巴氏大熊猫、东方剑齿象、苏门犀、谷氏大犀牛等。其中，东方剑齿象、巴氏大熊猫、巨獭和谷氏大犀牛属于早已灭绝的生物了。

看着那些动物化石，不禁就有了追思的遐想，想象三十万年前东至古猿人的春夏秋冬。

天空晴朗，几只雉鸡停在树上，飞鸟不停，只见一个男子从地上寻来一块牛眼大小的石头，用力掷去，石头脱手，如流星般飞驰至树上，一只肥硕的雄雉正展翅欲飞，岂料被石头砸中，鲜血直流，翻滚着身子跌落地下，奄奄一息。

说实话，对这次行程的任务，我本来就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一点也不犯怵，再加上如今通讯发达，一部手机就可以写稿发稿，方便快捷。果真如此，新疆和嘉兴远隔4000公里，时差3小时。在新疆的13天中，每当我们吃完晚饭，一般都是晚上10时多了。回到旅馆，我头一件事就是将当天的旅程过一遍“电影”，然后在手机上写下最有意义的新闻。通过手机图库寻找拍摄的6幅照片，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和新闻一起发到朋友圈和团友群中。这时一看时钟，已是次日凌晨2时30分。到了5时许，天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早锻炼之时，我一翻手机朋友圈，无论是独库公路纪念馆的深沉、那拉提牧民的笑声，还是伊犁河畔的牛羊、云霄峰的壮观，均已收获无数朋友的点赞。现在的发稿真是便捷，我的思绪不由得想到了20年前的那次异地发稿……

2004年四五月份，浙江省记协发起了一个“重走红军长征路”采访活动。我和聂海峰、张超柱被单位推荐参加了这次活动。我们三人随团各走一段，我走的是第二段，是从贵州遵义经云南再到四川泸定县。当时单位每天在《嘉兴日报》头版上开设栏目，每天刊登采访记者一篇稿件。出发前，我专门找到单位技术部主任陈辛林，借了一台笔记本

我听闻第九届读书会将在温州图书馆召开，当时我因刚刚开始关注这个群体，所以没有收到邀请函，也没有想过去去参会。等到会议结束后不久，一次在与阿涅先生闲聊时才又得知第十届将在东莞举行。第二年我便收到了会议主办方同时也是《悦读时代》执行主编徐玉福先生的邀请，但因当时我在一所学校教书，轻易无法脱身南下，只得遗憾错过。好在当年我和桐乡的几位书友创办了《梧桐影》，已经出了两期，遂提前给徐玉福寄去了八十册，请他代为在年会上分发。

东莞的会结束后，我便陆续收到几位与会者的反馈，其中西北大学图书馆的武德运先生来信，说在会上“看到别人手中拿有一本《梧桐影》。翻阅了一下，认为很有特点。所以请将会上散发的那本和过去已经出版的几期，如有余存，请寄我几期，以便阅读”。不久扬州大学的冯春龙教授亦来信，说：“上月在东莞，有幸得到先生主编的《梧桐影》第二期，捧读之余，爱不释手……不知阁下手头有没有创刊号？也不知能否以后赐阅？”这次人虽然没有与会，但刊物得以到达会场，还意外地受到欢迎，应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也这样训导我，碰到夏家湾里的叔伯婶嫂、公公婆婆，要主动开口叫。我羞赧，嘴很懒，碰到大人，开不了口叫。母亲可不依，将我拉至他人跟前，要我瞧着对方叫。

我去外婆家走亲戚，看见亲着，就主动叫了，但看见陌生人，不愿叫，尽管他们慈爱地朝我笑，夸我个长高了。母亲热络地和他们寒暄，我听得索然无味，跑开玩去了。没一会儿，她忽然想到了什么，唤我回来，叫我站在他们跟前，叫一声大妈、婶婶、婆婆或大伯、大叔、公公。我晓得躲不过去了，只得红着脸叫。这时她就很满足，好像很有面子似的。

回头，母亲仍不依不饶，和我说，你今天碰到陌生人，没主动叫，这样可不好，显得很没规矩，下次一定得改。

母亲的唠叨，渐渐在儿女心里形成了习惯。在夏家湾里，碰到村民们朝我走来，我总习惯性地打声招呼，背着草筐的大妈缓步走来，说大妈你去田里割草啊，碰见扛着铁搭的老伯，说大伯你去垦田啊。

母亲听见时，布满褶皱的脸上又漾开了笑容，她觉得自己多年对儿女的管束，终于有模样了。可她仍不懈怠，继续唠叨，碰到村民们，你主动叫一声，不

众鸟大惊，纷纷飞散开来。那男子大喜，快步上前拿住雄雉，反剪了羽翼，装入身后的皮袋里。一只野兔不明就里，在草丛下探头探脑，只见那男子大步跨过去，几个纵身，倒提了兔脚。野兔兀自叽叽叫着不停，妄想挣脱身体，又哪里逃脱得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这一群古猿人茹毛饮血、敲骨吸髓、野菜野果充饥。

森林中古木无数，群兽终日相争厮杀，黑熊力气大一些，也不知道多少豪猪、犀牛、野猪、狐狸之类在它熊掌之下毙命。黑熊所食有限，少不得便宜了那些古猿人，落得些剩肉，饱餐了几顿。偶尔几个东至古猿人也集结一起，用棍棒石块，碰碰偷袭巨兽，也略有所获。

一年年日出日落，一年年花开花谢，人人都为了两肩上的口口劳苦。谁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谁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代。寒来暑往，那些古猿人，顶着烈日顶着雨水顶着星辰，贯

电脑，以便随时可以写稿。

当时在采访中，我采访到了红军一渡赤水时曾见到毛主席的土城镇老大娘、当年在金沙江为红军渡江摇船船工的儿子等。当年红军以战胜世人所罕见的艰难困苦所造就的长征精神，通过我每天采写的长征故事，广为嘉兴读者阅读。

跋山涉水深入红军走过的路进行采访，再苦再累我倒不怕，最头疼的是每天晚上的发稿。有一次，我们白天在贵州省仁怀县茅台镇，采访了红军当年渡赤水河的故事。匆匆用过晚饭，我就趴在床沿上，用笔记本电脑写好了新闻稿。应该说，这个旅馆在当时条件也算还可以，房间里安有一部电话机。在当时通讯尚不发达的时代，这部电话可以连接到电脑传输线，勉强可以发稿。

和我同住一室的是湖州日报的一名摄影记者，他每天也要将照片发往单位。这一天晚上，他正在发稿，可速度慢得要命，我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发完。轮到我为发稿时，电话机突然传出了滋滋嘎嘎的声音，这个通讯线路发稿到很不行，我看怕稿子万一发不过去就麻烦大了。看看时间已是晚上10时多了，明日报纸头版上的内容都还空着，按常规，日报编辑钱巧根可还在电脑边等着啊。我赶忙用手机向巧根编辑说明了一下情况。他安慰我：

第一次正式参加年会要到2013由上海巴金故居纪念馆主办的第十一届。我是11月29日与会的，还带上了前一天刚刚印出的《梧桐影》第五期“木心纪念专辑”。在会上见到许多有过交往却从未谋面的师友，与大家进行了颇为深入的交流，还初生牛犊不怕虎，在其中的一个座谈会上结合《梧桐影》的定位，谈了自己对民刊办刊理念的理解。上海年会上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有借友探望正在住院的丰一吟和一天清早跟着韦泱到文庙淘书。如今，丰一吟已过世多年，文庙书市也已成为历史，悠悠往事，都起了包浆，成了记忆中的珍贵画面。

此后，还先后参加了天津（2015年）、诸暨（2017年）、杭州（2022年）、天津（2023年）的年会。而2023年再次在天津向津学院召开的第二十届成为绝响，令许多爱书人惋惜不已。这个决定是年会的创办者蔡玉洗先生亲自宣布的，并对情况作了说明。每次在年会上遇见蔡先生，都能感受到大家对他的敬重之情。因我对他的过往不甚了解，所以单独的交流并不是很多。直到他离世后，才从师友们的悼念文章中获知他曾经在出版界的风云过往，是一位有魄

会吃亏，他们感觉到受尊敬，心里就很暖。做人不能嘴短，图一时省力，这样是要吃亏的。

有一回，我碰到生产组里的长辈，图省事，没有叫。母亲看见了，严厉训斥我。看她煞有介事的样子，我说我都这么大了，难道没叫一声，有啥关系，对方又没盯着我看。她说，你不叫，别人心里就会有膈应，这样的习惯可养不得，你将来也要教育好子女的。

小儿长大后，我也自然而然地这样教着他，碰到长辈，要主动打招呼。我们搬入小区后，楼下开着一家油漆店，老板嗓门大，人随和。小儿一看见她，叫一声姑姑好，我和妻平时也这样叫她，老板显得很开心，和我们说，今天乔乔又叫我姑了，叫得很响。我说我们一家人都叫你姑，都差辈了，乔乔应该改叫你姑婆。

有一回，我在乡下小区闲逛，碰到杏娥大妈，她突然拉着我的手，微笑着说你儿子可真好。“前些日子，我背着草筐，走在贾贾桥西土路上，身边走过一个小伙子，牵着一只黄狗。他突然站住，对我说，婆婆，你在土路上走，下着小雨，走慢一些，留神脚步，小心打滑。当时我猛得一惊，抬头细细打量这个小伙子，感觉很陌生，想不起是谁？看见他手里牵着的黄狗，感觉是你家的，经常

穿在丛林中，三十万年的光阴也居然转瞬即逝……

当年那一众古猿人不知道他们所在地域以后叫东至县，也不知道他们的洞居叫华龙洞，更不知道他们居然有了东至人的称号。

华龙洞的兴盛衰败，留在历史的暗夜，无人能知无人能晓。好在留下来几千件化石。那些化石，能看见古东至人生而为人之艰辛，与天斗，与地斗，与野兽斗，与风雨雷电霜雪斗……他们无所畏惧，他们目露凶光，他们面容平静，他们生老病死，他们拍着胸脯，唠唠唠唠唠唠朝天天咆哮着，朝树林深处吼叫着，一声声的呐喊，吓退了那只作势欲扑的巨兽，只见它目露畏惧，一步步走远了。

华龙洞背依青山，前有好平阪，左右有好松木好乔木好修竹，当年的古猿人颇会选地方，此地况味如王羲之《兰亭序》里所云：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作者系茅盾新人奖得主）

“福泰，没事的，你慢慢来好了，我在等着。”等我手忙脚乱地发完这篇干把字的稿子后，已用了一小时。看到电脑上发完稿子的提示，汗流浃背的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篇稿子终于发完了！

红军当年长征走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镇时，红军将领刘伯承与彝族家支首领小叶丹在彝海畔结盟，借道彝民区，抢先渡过大渡河，这成为长征途中的传奇一幕。白天，我在当年歃血为盟的彝海畔实地采访。晚上，为了迅速将这一红色传奇故事发回单位，我也不依靠旅馆内的电话机了，索性一口气跑到冕宁县城一家网吧，出钱借台电脑写稿发稿。这样发稿的速度反而更快，圆满完成了任务。

新中国成立已有75年了，人们的通信手段从手写信、邮筒寄信，再到电脑写文、电话机发稿，直至如今普及手机，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地写稿，快速发稿。我的两次迥异的发稿经历，不正是祖国通讯事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么！

（作者系主任记者）

## 我的祖国 我的嘉



力有情义的资深出版人。

其实，除了像蔡先生这样的出版人，全国民间读书会还汇聚了一批活跃的学者、编辑、作家、藏书家、地方文史专家、图书馆从业人员和阅读推广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交流中，我才真正开始学习读书、写文章、编刊和做出版。全国民间读书会无疑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从众师的平台，在取长补短中逐渐成为那个想要成为的自己。

在我看来，全国民间读书年会的与会人员，有一个最鲜明的特征，那就是喜欢书、爱读书。其他各类人文社科领域的研讨会，其专业性或许强于全国民间读书会，但他们并非都是爱书人，这种仁人爱物的人文情怀是这个群体的共同底色，也是能够将五湖四海的爱书人凝聚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因为形势的发展，原有的全国民间读书会已经终结，但以舟山方交良兄为代表的爱书人又于今年四月发起并成功举办海上书友会，开启了全国民间读书会破茧重生的新征程。聚会的名义虽然改变了，但这一群读书人的民间立场和以知行合一为核心的人文精神还是得到了赓续。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看见你牵着这条狗，我就立马想到，这个小伙是你的儿子。当时，我感到很暖心。没想到，一个不熟悉的小伙子，会这样关心我。”

我心猛地激灵了一下，说，大妈，我儿儿长年在读外书，你很少见到他，不熟悉他。可我儿子认识你啊，都是一个生产组里的人，关心你一下，也是应该的。

我和母亲说起这事，她微笑着说，杏娥嫂前些日子特意过来，和我说起这事。这就对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有时候，在乡下吃酒席，碰到生产组的年轻人，明明互相认识，他们却没有和我打声招呼，自顾自玩手机。我心里感觉怪异，有种说不出的疏离感。

我与妻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样，我好歹还是长辈，他们怎么就不和我打声招呼呢？

妻笑着说，今时不同往日，总有些年轻人嘴勤，有些嘴懒，和从小受的教育也相关，强求不来的。

我细想也是，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和别人主动打招呼，别人回报你笑容，无形之中拉近了距离。

母亲言传身教，细碎唠叨里有厚重的人生哲学，享用不尽。

（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 青春王蒙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唐侠

一台案，一杯茶，九十岁的王蒙坐而论道，侃侃而谈。可能性，世界的可能性，文学的可能性，可能的可能性，不可能的可能性，可能的不可能的可能性。晕了吧？这就是王蒙。

台上的耄耋老人头脑清晰口齿伶俐，绕口令般的语言字字蹦出哲理逻辑的珠玑，台下的“王迷”们雁雀无声，品味良久，方想起此处应有掌声。

这是11月6日嘉兴大学初心剧场的一幕场景。

台上的桌签，其实大可不必，天下谁人不识君？在人们心目中，王蒙是一座仰之弥高的山斗宝藏，是一尊钻之弥深的黄金铸像，是一头《活动变人形》的《青狐》，是一个能令《青春万岁》的神仙。

古今中外，信手拈来，远近高低，轻车熟路，先生胸怀抱锦绣，口吐珠玑，从孔夫子到黑格尔，从巴尔扎克到普希金、契诃夫，文学的海洋，何其辽阔，文学的可能性，何其宽广。

我喝过你《坚硬的稀粥》，在《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中享受《狂欢的季节》，当《蝴蝶》飞进《桔黄色的梦》，我的《风筝飘带》犹如《旋转的秋千》，进入您的《庭院深深》。是在文学这座《深的湖》里，给我们带来《心的光》《夜的眼》，还有《高原的风》，您似一株《无言的树》，高大参天，即便是《冬天的话题》，《这边风景》依然是那么《来劲》，那么《春风》盎然。

在您笔下，《创作是一种燃烧》，文学是一种可能，世界也是一种可能。

此时此刻，您依然是一位思如涌泉的智者，满腹经纶奔腾海聚；一位德高望重的师者，循循善诱沁入肺腑。

逻辑、思辨，博学、热烈，一如《青春万岁》中那著名的一段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王蒙依然是年轻的，年轻得像一棵蓬勃的树，一团燃烧的火。没有人知道，在这位文学大师面前，还有多少的可能性，会变成真正的可能。

向您致敬，青春的王蒙！

（作者系机关退休人员）

## 文学以青春的名义

文学是一切艺术的“硬通货”。

■徐如松

在文艺嘉兴公众号上，我看到了著名作家王蒙下周将来嘉兴作讲座的消息，第一时间预约，可惜还是慢了一步，名额已被抢完。正在懊恼之际，诗人晓弦给我爆料，说王蒙先生将于嘉兴大学讲座前一天在胥山村文化礼堂作《文学的可能性》讲座。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要知道，早在四十多年前读当代文学史时，我就对他的代表作《青春万岁》非常感兴趣。

那年在去湖州师范上学路上，我带着1983年第7期《小说选刊》。该期杂志正好选载有王蒙“在伊犁系列小说”开篇之作《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在摇摇晃晃的长途汽车上，我花了近一小时读完小说，这篇迥异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不同于《春之声》的小说，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期待着这个系列的延续，后来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了“在伊犁”小说集《淡灰色的眼珠》。顺便提一下，这本小说集以《在伊犁》为题由作家出版社重新出版了。

我还阅读了王蒙先生的小说《活动变人形》《青狐》《这边风景》。我对《活动变人形》这个题目感到好奇，后来重读了一遍，对此有了新的理解。王蒙先生还出版过《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三卷本“王蒙自传”，我认真阅读，好像重温了当代文学史和共和国发展史一样。

11月5日，我从书架上取下《这边风景》《笑的风》《布礼》等书装进布袋，驱车赶往胥山村文化礼堂。我是最早到达文化礼堂的听众。我看到大屏幕上写着讲座主题“文学的可能性”，左下方是“主讲人 王蒙”，右下方是王蒙几本代表作的书影。讲台的左右侧，竖立着几根洁白的装饰性立柱，上面书写着“旋转的秋天”“文学的诱惑”“夜的眼及其他”等，都是王蒙先生的作品名称。

下午三点半，文化礼堂坐满了听众，王蒙先生准时开讲。王老虽年届耄耋，但他精神矍铄，声音清晰，他先阐述为什么选择“文学的可能性”这个题目，然后重点论述文学有哪些可能性，接着介绍孔子、巴尔扎克等古今中外著名作家的文学主张，最后还回答了四位读者的现场提问。王老认为，文学是一切艺术的“硬通货”。是的，在我看来，文学就是艺术之母，没有文学，没有小说、诗歌、散文，很难有电影、戏剧、歌舞。王老说，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文学形象具有多种可能性，但只有其中一两种最能接近可能性的真相。这样的话语属于王老的“典型表达”。

坐在台下聆听，我好几次产生想冲上去与王老合影，并拿出藏书请求他签名的冲动，但我同时知道，那只能是冲动而已。好在机会还是来了，在合影留念时，我挤到了C位最后一排的正中间。如果你能够看到这张合影，那就很容易找到我了。对，王老后面，那个穿着西装露着微笑的中年人，就是我。

（作者系教师）